



【温酒论道】

目前的疯狂盛世,极有可能是比特币面临监管整顿前的最后疯狂,也就是散席前最后的盛宴。

比特币是神还是鬼?

温天纳

大约在年初,笔者到北京拜访一个久未见面的老朋友,并在他家作客,席间朋友的小儿忙个不停,仿佛在洽谈大生意般,笔者暗生好奇,禁不住问个究竟。

友人回应:笑纳,我年纪大了,什么也不多,就是钱多,孩子喜欢干什么,我尽量支持他。前一阵子,他喜欢炒股票,亏了一大笔,之后改去玩茶票,嫌不够刺激,现在难得他决定全情投入IT创业,就看他能否成为另外一个‘小马’了!”

友人的孩子紧接话题:哭啊!我们已经在经济的大潮流中,看马化腾与马云多厉害,中国全速进入虚拟网络世界,但还是差了一些东西,就是欠缺了虚拟货币,有了这个,新经济就

可以全面摆脱旧经济的枷锁。比特币的价值并未全面反映市场需求,我也要加把劲想想点子,分一杯羹!”

其实友人的儿子并非什么创业,而是去炒作比特币。据称,这币是由日本人“中本聪”在2008年发明并定义,由一种开源的P2P软件产生的网络虚拟电子货币。任何人都可以下载并运作比特币客户端,而参与制造比特币。比特币利用电子签名的方式来实现流通,通过P2P分布式网络来核查重复消费。每一块比特币的产生、消费都会通过P2P分布式网络记录并告知全网。假设没有骇客,理论上不存在伪造的可能。比特币与其他虚拟货币最大的不同,是其总量是有限的。

比特币并无央行等特定发行机构,仅以电脑文件形式保存,或在第三方托管中存储,可通过专门的比特币

地址发送予被支付方,而每份比特币在同一时段只能由一人使用。获得比特币的方式非常特别,必须在电脑上安装比特币客户端,用户可采用“挖矿”或收购的方式获得,已被“挖掘”出的比特币越多,日后“挖矿”的难度越大,成功与否完全是考验电脑的能力与速度。

老实说,友人的儿子也不是什么创业,或许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炒作。不过,这次倒是“成功”了,早前内地媒体访问笔者关于比特币的监管问题,笔者再次进行研究,联系了不少朋友(包括北京的老朋友),发现世侄这次真的乐透了,竟然赚了数十倍回报。可是,与此同时,也发现到不少投机者因交易平台垮掉,而惨遭“家破人亡”的遭遇。

无可否认,内地有可能已经成比

特币最大的交易市场,自比特币在2009年面世后,作为虚拟货币,起初一直没有受到传统市场太大的关注,汇价最低见2.6美元,最高也只是33美元。不过,今年2月后汇价突急升,立即引起各界关注。而这急升,远远掩盖了较早前因毒贩交易导致的大跌,而最新汇价竟然逼近600美元。

这一升浪与内地缺乏民间投资渠道也有关系,因为不少炒作资金有可能是来自内地的。炒作比特币风险极大,从发行系统的安全性参与者的诚信都存在极大可攻破之处,未来均面临极大的监管风险,投资者必须谨慎对待。

比特币诞生四年多,从最开始1美元平均能够买到1309.03个比特币,到现今的1比特币相当于600美元,涨势惊人。这狂潮也冲昏了不少人的头脑。炒币面临极大的风险,比特币本身是网络

的虚拟货币,只有少部分国家承认比特币的合法性,整体而言它并没有任何担保,包括企业的担保或政府监管部门的担保。

观察比特币普及化的发展趋势,在其“汇率”暴升暴跌的背后,存在不少庄家的介入与操控,另外缺乏政策监管,普通投资者面对极大的不稳定性,看似升值,但若大庄家出货,散户随时面临灭顶之灾。目前的疯狂盛世,极有可能是比特币面临监管整顿前的最后疯狂,也就是散席前最后的盛宴。正如笔者在上周与内地媒体所言,比特币的交易以及货币化发展速度之快,远超人们预期,因此跨国政府以及跨监管部门必须予以正视,以防数世纪前“郁金香”狂潮悲剧的重演。

内地不少民间资金缺乏出路,但按笔者的观察,比特币未必是一个好归宿。(作者系香港资深投资银行家)



【言为心声】

影子银行之所以泛滥,是因为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在监管过程中出现了“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

中国的影子银行为何泛滥

乔新生

近些年来,中国的商业银行在规避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中央政府严格控制商业银行对房地产业发放贷款规模,于是,商业银行把直接对房地产发放的贷款改为对房地产领域相关行业的贷款。例如,房地产开发商把自己的贷款变成合作伙伴的贷款,那些原材料供应商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影子机构,他们帮助房地产开发商从商业银行获得巨额贷款。不仅如此,许多商业银行不直接与房地产开发商发生金融业务关系,但是,与信托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由信

托机构向房地产开发商融资。

近些年来,“影子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客观上加快了“影子银行”发展的步伐。一些信托担保财务公司与商业银行形成紧密的商业伙伴关系,他们帮助商业银行规避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而商业银行投桃报李,直接在自己的营业大厅为“影子银行”提供服务。最常用的方法,是由商业银行介绍信托公司的理财产品,信托公司利用自己获得的资金发放贷款,收取利息,然后再由信托公司将其的一部分作为手续费转给商业银行。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

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在监管过程中出现了“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中央政府加大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控制商业银行贷款的规模,严格防范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可是,对非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却疏于监管。一些地方政府利用信托公司、担保公司和财务公司从商业银行获得大量资金,然后,用于铺摊子上项目。地方政府设立的信托公司、担保公司和财务公司实际上扮演着从商业银行获取贷款的“常客”角色。这些“影子银行”的存在,不仅导致国家金融宏观调控政策被扭曲,而且人为地加大了金融风险。

中央政府为了搞活中国的金融市场,鼓励地方政府设立地方股份制

银行和村镇银行,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金融市场的供需矛盾。但是,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金融市场价格管理政策,因此,这些银行的出现,有可能会加剧金融行业的不正当竞争。一些新设立的银行机构为了获取利润,有可能把自己与“影子银行”捆绑在一起,通过为“影子银行”提供服务拓展利润空间。

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堪忧。一些商业银行的营业大厅人声鼎沸,推销“影子银行”理财产品的业务员如过江之鲫。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那么,投资者的利益将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今年6月份出现的“钱荒”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中央银行出手相助,那么,一些商业银行将会面

临严重的支付危机。

笔者的建议是,针对中国金融市场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中央政府应当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尽快改变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制度,成立国家金融委员会,建立统一的金融预测和监管中心,随时监管资金的流向,防止“影子银行”泛滥成灾。必要的时候可以制定专门的法律,要求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必须增加自己的透明度。国家金融委员会建立的金融预测和监管中心可以随时要求“影子银行”汇报资金的来源和贷款的规模,放开存贷款利率的同时,加强对金融市场价格动态管理,防止一些金融机构利用价格手段从事不正当竞争。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



【经济解释】

“井田”不是土地产权界定形式,而是劳动交换合约。这张合约被古人写在了地上。

论井田制的劳动交换契约性质

谢作诗 杨志文

历史学家和历史教科书认为,西周初期的“井田制”是一种土地产权界定形式。说贵族把土地作“井”字划分,分成四四方方、大小相等的正方形是在对土地进行产权界定。

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周初。那是一个地广人稀的时代,人口相对于土地更加稀缺应该毋庸置疑。我的问题是:今天土地的稀缺程度远高于西周早期吧?为什么今人不对土地作那么精致的产权界定,反倒是几千年前的人们对土地作那么精致的产权界定?今天我们尚且利用自然沟壑进行土地产权界定,几千年前的人们干嘛要对不稀缺或者说没那么稀缺的土地作那么精致的产权界定?对土地产权进行精致的界定,是要花费劳动的,古人为什么要用十分稀缺的劳动去对不稀缺

或者说不那么稀缺的土地进行精致的产权界定呢?难道他们是疯子?!

逻辑上,我们应该看到周初的精致的劳动使用合约,而不是精致的土地使用合约才对。

那么,周初的那个精致的劳动使用合约在哪里呢?

任何社会,分工和专业化都能提高效率。周人也不例外。当时贵族负责安全保护,“野人”负责生产劳动。所谓“野人”,并非真正是野人,而是乡野之人的称谓。那么贵族和“野人”怎样交换劳动呢?那时没有货币,他们不能像今人一样通过支付货币来交换劳动。那个时候生产水平低下,加之有游牧民族劫掠,经常性的商品市场很难建立起来。没有经常性的商品市场,度量异类产品之间价值等价的问题变得非常困难,“野人”拿什么样的农产品去交换贵族提供的安全保护因此成了问

题,他们也不能通过支付劳动产品来交换劳动。

剩下的只能是贵族和“野人”直接交换劳动本身。理论上,直接的劳动交换可以像今天的现代工厂,厂商通过度量年龄、体力、劳动时间指标来间接度量劳动。即“野人”不是向贵族缴纳自己的劳动产品,而是直接去帮贵族种田。这个田叫做“公田”,但其实并没有产权界定的含义。贵族则对“野人”的年龄、体力、劳动时间指标进行度量就行了。但因为“公田”上的收入不归自己,“野人”现在是替人劳动,于是就有相当大的偷懒动机。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代理成本会上升。大田劳动尤为严重。为了降低代理成本,一种办法是贵族投入资源去监督。然而,农业劳动不像工厂里工人在流水线上的劳动,监督并不容易。何况,当时劳动极其稀缺,

占用极其稀缺的劳动去监督劳动也是不经济的。

降低代理成本的替代办法,是把土地划分成大小相等的“小块”,把“野人”分成小组配置到划分好的“小块”土地上。之所以是把小组“野人”配置到划分好的“小块”土地上,而不是按家庭配置,是因为西周时期生产工具需要耦耕,要多人协作。当时,向划分好的“小块”土地配置劳动的工作由“田畯”来完成。每个小组只需把给定的“小块”土地种好就可以了。至于“野人”到底用什么素质的劳动力、多少时间将给定的“小块”土地种好,不需要监督,而且这样做也没有上述的代理成本。当然,在这样的合约下,“野人”干活又有因快的激励,不过在一个农业粗放经营的社会里这种激励不会成为严重问题的。另一方面,将土地划分成“小块”也是有成本的,不过这种成本不会高,因为可以一次性划分而多年使用;

而且这种划分是在土地并不稀缺,到处都有大片平整开阔的土地可以使用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些“小块”土地的面积实际上就是“野人”需要缴纳的税负的大小。可以推断:这些划分成“小块”的土地一定要大小均等、易于观察。不然就会不公平,“野人”之间会挑肥拣瘦,也不能达到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怎样的划分最能满足大小均等、易于观察的要求呢?无疑是正方形的“井”字划分。这可能就是把土地划分成“井田”的真实逻辑。

所以,“井田”不是土地产权界定形式,而是劳动交换合约。几千年前,人们之间的确有一张精致的劳动交换合约,因为那时的劳动是农业劳动,这张合约就被古人写在了地上。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辽宁大学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心)



【付之一笑】

当一个社会物质主义盛行,信仰体系缺失,精神世界荒漠化时,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土豪梦。

土豪的精神危机与时代命题

付建利

世易时移,“土豪”一词正经历颠覆性的语义变迁。从“打土豪、分田地”时老百姓对土豪的义愤填膺,到如今“土豪,我们可以做朋友吗?”的暧昧不清,“土豪”这一热词的流行,无疑折射了当下社会的诸多镜像。在新浪微博上,“土豪”一词被提及超过5600万次。其实,当一个社会物质主义盛行,信仰体系缺失,精神世界荒漠化时,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土豪梦。只不过,这样的土豪梦,绝不是真正的中国梦。

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经济上的高速增长,中国诞生了不少富人,“富二代”阵势犹在,“富二代”昂首来临。富起来的中国人,至少从物质上演绎

出了活灵活现的全球化气象。出境游一波又一波,奢侈品消费哪里都有中国人的身影,炫富新闻此起彼伏,这些事情的主角,大多是时下热议的土豪。前不久,苹果公司推出金色版智能手机,原本以为价格高得离谱的新手机会受到市场的冷遇,哪知变“俗”了的苹果推出的新手机大受中国土豪们的欢迎,甚至还衍生出了“土豪金”的称呼。在中国三十多年来财富大战中获胜的土豪们,为何在当下如此急于通过物质上的“显摆”来证明自己?

应当看到,土豪不仅包括煤老板、包工头,也包括一批企业家,他们早期靠坚韧和勤奋,一步一个脚印征战商海,除了斗富、挥霍无度、逃不脱的“原罪”等受人诟病的缺点外,他们身上也散发着人性中国有的光辉。但遗憾的

是,土豪整体上缺乏与他们的财富相匹配的文明和文化素养。与土豪相对应的是屌丝,如果说屌丝是自嘲,那么土豪便是他嘲。屌丝和土豪都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缺乏安全感,因此内心迷茫、焦虑、无所适从。一句“土豪,我们可以做朋友吗”,透露出了些许的天机:很多屌丝其实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土豪,至于人格和精神境界能否得到别人的认同另当别论,咱先从物质上富有起来再说吧。

土豪们物质上是“自负”的,但精神上却是“自卑”的,他们得不到知识阶层的认同,也得不到普通民众的尊崇,最终走入精神上的侏儒和物质上的暴发户两者的纠结之中。从历史的视野来看,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

饱受欺凌,历次的文化运动以及救亡图存这一压倒性的政治命题,占据社会生活绝对主导地位,传统人文精神旁落,西方精神的精华又不能完整地传播过来,中国人陷入“不中不西”的尴尬境地,而土豪们生长的社会历史阶段,经济建设成为时代的主战场,文化建设居于次要位置,不唯土豪,国人的精神荒漠化,也日益严重。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时下各种谍战片、抗战题材火热。剧中经常可以看到,几十个鬼子兵端着机枪在后面一阵狂扫,前面的战斗英雄左冲右突,居然毫发无损,即便不幸中弹了,也拉响手榴弹丢过去,炸死鬼子一片。又或者几个身强力壮的英雄组成一个敢死队,然后与敌人无数次周旋,伤敌无数,每个人都有以一当百的本领。其实,谁都知道,再厉害

的英雄,也是血肉之躯,哪有剧中描述的如此大的本事。但这些电视剧的热播,反衬出国人心理上的脆弱感。土豪们当下的精神状态,何其相似乃尔!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真正的强大,一定是内心的强大,精神的强大。

生活富足,精神贫瘠;物质富有,道德贫瘠;名利富足,心理贫瘠;知识不少,信仰缺失,这不仅是土豪的生存状态,也是当下众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为什么土豪们买得起世界上最贵的奢侈品,却得不到基本的尊重?为什么我们有的只是廉价的心灵鸡汤、地摊野史、小清新段子,却与文明和文化、古代典籍、西方精神失去亲近?如何重建信仰,重塑价值体系,摆脱精神危机,不仅关乎土豪,更是时代的命题。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